

大公報文藝叢刊

1

小說選

林徽因選輯

1936

文藝叢刊小說選題記

林徽因

大公報文藝副刊出了一年多，現在要將這一年中屬於創造的短篇小說提出來，選出若干篇，印成單行本供給讀者更方便的閱覽。這個工作的確該使認真的作者和讀者兩方面全都高興。

這裏篇數並不多，人數也不多，但是聚在一個小小的選集裏也還結實飽滿，拿到手裏可以使人充滿喜悅的希望。

我們不怕讀者讀過了以後，這燃起的希望或者又會黯下變成失望。因為這失望竟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讀者對創造界誠懇的抱着很大的理想，心裏早就疊着不平常的企望。但只要是讀者誠實的反應，我們都不害怕。因為這裏是一堆作者老實的成績，合起來代表一年中創造界一部份的試驗，無論拿什麼標準來衡量它，斷定它的成功或失敗，誰也沒有一句話說的。

現在姑且以編選人對這多篇作品所得的感想來說，供讀者流覽評閱這本選集時一種參考，簡單的就是底下的一點意見。

如果我們取鳥瞰的形勢來觀察這個小小的局面，至少有一個最顯著的現象展在我們眼下。在這些作品

中，在題材的選擇上似乎有個很偏的傾向：那就是趨向農村或少受教育份子或勞力者的生活描寫。這傾向並不偶然，說好一點，是我們這個時代對於他們——農人與勞力者——有濃重的同情和關心；說壞一點，是一種盲從趨時的現象。但最公平的說，還是上面的兩個原因都有一點關係。描寫勞工社會，鄉村色彩已成一種風氣，且在文藝界也已有一點成績。初起的作家，或個性不强烈的作家，就容易不自覺的，因襲這種已有眉目的格調下筆。尤其是在我們這時代，青年作家都很難過自己在物質上享用，優越於一般少受教育的民衆，便很自然的要認識鄉村的窮苦，對偏僻的內地發生興趣，反倒撇開自己所熟識的生活不寫。拿單篇來講，許多都寫得好，還有些特別寫得精采的。但以創造界全盤試驗來看，這種偏向表示貧弱，缺乏創造力。並且爲良心的動機而寫作，那作品的藝術成分便會發生疑問。我們希望選集在這一點上，可以顯露出這種創造力的缺乏，或藝術性的不真純，刺激作家們自己更有個性，更熱誠的來刻畫這多面糾錯複雜的人生，不拘泥於任何一個角度。

除却上面對題材的偏向以外，創造文藝的認真却是毫無疑問的。前一時代在流暢文字的烟幕下，刻薄的以諷刺個人傳取流行幽默的小說，現已無形的擠出努力創造者的門外，衰滅下去幾至絕迹。這個情形實在也值得我們作者和讀者額手相慶的好現象。

在描寫上，我們感到大多數所取的方式是寫一段故事，或以一兩人物爲中心，或以某地方一椿事發生的始末爲主幹，單純的發展與結束。這也是比較薄弱的手法。這個我們疑惑或是許多作者誤會了短篇的限制，把

它的可能性看得過窄的緣故。生活大膽的斷面，這裏少有人嘗試，割示貼己生活的矛盾也無多少人認真的來做。這也是我們中間一種遺憾。

至於關於這裏短篇技巧的水準，平均的程度，編選人却要不避嫌疑的提出請讀者注意。無疑的，在結構上，在描寫上，在敘事與對話的分配上，多數作者已有很成熟自然的運用。生澀幼稚和冗長散漫的作品，在新文藝早期中毫無愧色的散見於各種印刷物中，現在已完全歛迹。通篇的連貫，文字的經濟，着重點的安排，顏色圖畫的鮮明，已成爲極尋常的標準。在各篇中我們相信讀者一定還不會不覺察到那些好處的；爲着那些地方就給了編選人以不少愉快和希望。

最後如果不算離題太遠，我們還要具體的講一點我們對於作者與作品的見解。作品最主要處是誠實。誠實的重要還在題材的新鮮，結構的完整，文字的流麗之上。即是作品需誠實於作者客觀所明瞭，主觀所體驗的生活。小說的情景即使整個是虛構的，內容的情感却全得藉力於迫真的，體驗過的情感，毫不能用空洞虛假來支持着傷感的「情節」！所謂誠實並不是作者必需實際的經過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而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確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極明瞭，在感情上極能體驗得出的情景或人性。許多人因是自私生活方式不新鮮，而故意的選擇了一些特殊浪漫，而自己並不熟識的生活來做題材，然後敲詐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鋪張出自己所沒有的情感，來騙取讀者的同情。這種創造既浪費文字來誇張虛偽的情景和傷感，那些認真

的讀者，要從文藝裏充實生活認識人生的，自然要感到十分的不耐煩和失望的。

生活的豐富不在生存方式的種類多與少，如做過學徒，又拉過洋車，去過甘肅又走過雲南，却在客觀的觀察力與主觀的感覺力同時的銳利敏捷，能多面的明瞭及嘗味所見，所聽，所遇，種種不同的情景，還得理會到人在生活上互相的關係與牽連；固定的與偶然的中間所起戲劇式的變化；最後更得有自己的特殊的看法及思想，信仰或哲學。

一個生活豐富者不在客觀的見過若干事物，而在能主觀的能激發很複雜，很不同的情感，和能够同情於人性的許多方面的人。

所以一個作者，在運用文字的技術學問外，必需是能立在任何生活上面，能在主觀與客觀之間，感覺和了解之間，理智上進退有餘，情感上橫溢奔放，記憶與幻想交錯相輔，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的程度，他的筆下才現着活力真誠。他的作品才會充實偉大，不受題材或文字的影響，而能持久普遍的動人。

這些道理讀者比作者當然還要明白點，所以作品的估價永遠操在認真的讀者手裏，這也是這個選集不得不印書，獻與它的公正的評判者的一個原因。

文藝叢刊：小說選

目次

序	楊德因	一
美麗的夢	賽先文	一
罈	蕭乾	九
一點回憶	宋翰遇	一九
避難	祖文	二五
報復	李同愈	三五
箱子岩（湘行散記之一）	沈從文	四一
報復	振聲	四九
陰影	蘆焚	六三
小還的悲哀	叔文	六七

瘋子

楊寶琴

七七

鄉約

沙汀

九一

享福

前羽

一〇七

失業

徐轉蓬

一一三

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湘行散記之一）

沈從文

一二三

聽來的故事

老舍

一三一

伍四嫂

寒穀

一四一

模影零篇

林徽因

一四七

一・鍾綠

二・吉公

警獸子

李健吾

一七三

路路

季康

一九三

一個戴水獺皮帽子的朋友（湘行散記之二）

沈從文

二〇五

還年頭	萬 開	一一三
驛路上	李輝英	一二九
求恕	程萬孚	一二四
無聊	凌叔華	一二五
過嶺者	沈從文	一二六
善舉	張天翼	一二七
小蔣	蕭 乾	一二八
黎明	戚 深	一二九
董烟划子	劉祖春	一三〇
道傍	蕭 乾	一三〇

(各篇次序俱按發表先後排列)

美麗的夢

梁從先文

這一向草鞋生意據說要有人做，銷路是十分的有把握。因為新近本地開到了不少的滇軍，且傳言還有大批要從省城陸續開下來。

穿草鞋在貴州太普通了，跑山路的人缺少不得這類的東西。行路的輕巧還不算，價錢再低廉沒有了，壞了很容易地又可以再來上一雙。製造也簡易得像「吃根燈草」一樣，倘若在木馬上把鞋底打好，事情就完了一大半，只等用幾根草繩去把牠們穿套起來。除了「線兒草鞋」稍為要費一點事，因為牠們比較講究一些，同時還需要好幾種別的材料。

華五公便是把這行買賣看得眼紅的一個人。他並不會草率，肚子裏盤算了許久才下的決心。把兩塊門板鑲起來擺的乾胡豆葵花攤子交給他的外甥來經理，老頭自己借了一筆錢便開起一家草鞋店。僱來幾個工人成天在屋子裏乒乒乓乓地用木槌子打草鞋。從櫃台門口一直到他的臥室頂上都映搖着幢幢的影子，像風雞這是他們的最近的出品，沒有蒙罩上一絲的蛛網與灰塵。華五公背着手，滿面的微笑，在後天井裏，駝着背，來回地隨着監工，不肯走進櫃台去喫盃茶或者歇一口氣。滿地都是散漫的穀草，還有木槌，鐮刀，木馬，把一個小天井

佔據得沒有一點縫。

他心想——要是滇軍開拔無期，那是再好沒有了，這些鞋不愁沒有銷路。或者退一步打算也可以，只要他們駐紮的期間稍微延長幾天也行，求其馬上不走事情就容易辦。八百雙鞋的買賣至少是有的。穀草的錢有限，工人們的工食不妨先借幾個錢來墊付。等到過節的時候，再給他們打牙祭。其實華五公他老人家未免太杞憂了，工人數去數來也就只有那麼兩個，而且都是他的親戚和街坊。如果他每天能給他們三頓飯喫，便會替他出氣力，說什麼工食！不過五公天生有這麼一種脾氣，照例帳還沒有來，總要先敲敲算盤的。

過了兩天，客軍的新隊伍並沒有開到，舊的反而倒開走了一部分，同時有人傳出一個搖動人心的消息：說是這些軍隊不是本省的，怕不見得會受約束；臨時有什麼變動也說不定。前幾天有幾個紳士已經躲到天主堂去了，恐怕是真的，街上已經有兩天沒有看見他們的涼轎。有兩個當跑省城的人回來了，大家都圍着打聽。根據了他們的目說的經驗，說明了來客的確不甚可靠之後，居民心裏便正式的懸動起來。不過一般人都還在希望着他們的客人規矩點，需要錢，慢慢地籌，不必着急，擔子縣長和商會會長一定分着挑。大商家感到比較更多一點危險的成分，因為他們的貨物多半是「呱呱叫」的，且又時新有用，過客沒有法子拒絕引誘，事實上則自己又缺少這樣的購買力。小舖子驚悸的心理雖然也有極其稀微，他們都斷然地相信：軍隊對於他們十九是現錢交易，因為大家都窮，窮人不會找窮人做對頭的。

『這回沒有弄好，』在燈下華五公拿起一枝何玉明的羊毫筆一路記帳，一路向他的女人說：『跟我那回販煙土到重慶一樣的背時，聽到的消息太晚，趕起去，價錢已經落了，賠得一塌糊塗。今天從茶館回來，聽見說外面的風聲又不好，恐怕爾媽這個生意又做不成！』

臥房裏只有一張床，掛着藍夏布帳子；一張桌子，一把他正坐着的舊太師椅子。棹上的菜油燈結着十分燦爛的燈花。華五公是不相信燈花的，否則他也不會發愁了。華五婆瘦得像猴子精，戴着小框的老光眼鏡，盤起腿坐在牀沿上，啞啞唔唔地讀「天雨花」。

華五公打着呵欠，筆在手裏停住了，忽然有一個小菜的名字不會寫，趕忙去查他女人鏡箱背後的那本「六言雜誌」。

『五哥，我想你這回不會就背時的。』

華五婆的眼睛抬起來望了她的丈夫一眼，啞啞的低唱也隨着停了下來。一句之後，視線又移到書上。她正看到左維明大顯才能的地方。

『這些事情真算不到呢。』華五公把「六言雜誌」放回去，也懷疑起自己的「算盤」來，繼續寫帳，搖頭說道：『我把這回的事情有點看左了。這次來的兵大爺聽說是不大講理的，怕不見得會公平交易地買傢事。我們的草鞋，他們如果不給錢，硬拿走，請問你有啥法子想？』

五婆很明白，立刻就發出了質問：『一雙草鞋值幾個錢，我不信他們也要搶！』

搶草鞋舖的史實以前還不會聽見過。這是微乎其微的舖子，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五婆是在縣城中長大的，這一類的事倒稍稍有點經驗。

五公笑。『五嫂，你真寬心！惟願他是這樣就好了。』

瘦削的五嫂也跟着笑，臉上的雀斑發出閃閃的光。

五公忽然扯着他的鬍子，恨不能把他扯掉似的，說：『我簡直太不行了，像一個老頭。』

他的心裏，因為受了太太的安慰，舒泰了一點，居然說出上面那樣閒情逸致的話來。這老頭，看樣子，平心靜

氣地說，真不像一個草鞋店老板，很有幾分面團團富翁的神氣。背上的微峯並不如何地有礙觀瞻。如果換一個人，也許早已兒孫滿堂了。但是五婆很慳吝，結婚幾十年，還不肯給五公來一個『愛情的結晶』。

『你今天真不該——』女的想責備男人，吐出了幾個字之後，却又躊躇着。

『今天我又做錯啥子事情了？』

『你不該聽了那些不三不四的話回來就關了舖子，又少賣了好幾雙草鞋。』

『五嫂，我是急性人，聽不得啥子話的！』

『明天還是開門吧！』五婆建議道：『不要學得那樣吃碎米的膽子！』

『一定開！一定開！我們還有好幾百雙草鞋，不賣，堆起來做啥子！拿給自己穿，爾媽幾輩子都穿不完。五嫂，——我聽你的話了，我們是不怕的！』

『當然不怕！』

『只要草鞋一賣出去，（嘻嘻的笑聲）我們就有了辦法了。一定的，包給你做幾件時新的衣裳，好出門吃酒穿。你要打啥子首飾都可以，等我下重慶的時候。』

五婆把「天雨花」的書頁摺了一個印，合上了。從頭上取下挖耳來簪牙齒。站起身，她的頭便頂着樓板上掛的草鞋了。鞋子跟着就亂動，在牆上映着好像在演燈影似的。

『五嫂，給我鋪牀吧，你五哥他一天真累，你應當心疼他。』

華五婆把牀上的草席撤下來，丈夫上了年紀，怕把他涼了肚皮。枕頭給他安好，還用手在上面來回摸，看平不平。後來她才掀簾子出去。

『五哥，我要打點水去洗腳，一雙腳幫汗臭的！』

五婆的足音在門口寂滅以後，便聽見廚房的湯罐和水瓢響，還有刷刷的倒水聲，像下雨。五公的眼睜又望着樓板上的草鞋發呆了。

第二天，華五公天還沒有亮便起來打掃屋子，把草鞋一提一提地吊出去。一隻手揉着惺惺松的眼，屋裏的燈還點着。

歇了一陣氣，太陽光才射進窗戶來。

『五公，不好了，這裏的軍隊靠不住，開不得舖子呀，今天早上，府裏壞盡是兵！』

東街的恒娃子將虛掩上，貼着嶄新的秦叔寶和尉遲恭的衙門推開，神色倉皇地走進來，手裏沉重的茶籃子往棹上一放，大聲說。

五公站在櫃台上拴繩子，立刻就停住手。但是態度很鎮靜。

『鬼娃兒，你扯啥子謊，也要五公信你才行呀！』

恒娃子在這家裏是穿房入戶慣了的，忍耐不住五公那種嚴厲的聲色，便走進裏頭去找五婆，向她報告這個消息。他發了很重的誓，說他是「萬人的兒」，如果他的話不真實，因為五公五婆平素待他好，才這樣關心，要是換過別人，他早不理了。

『怎麼你不給五公說呢？』五婆平地吃了一驚，剛舀起的一瓢水，一歪就潑在腳上，潑得直是抖。

『五公他老人家不信有啥法子，我給他說！』

他着急得臉紅頸脹的，兩條青鼻涕跟着就流到嘴唇上，連忙用手去揩。

恒娃子一走，五公便聽見鎗響，彷彿他們中間有什麼連繫的關係。心裏的驚慌才隱起來。掛好的草鞋一提一提地又提進屋去。鋪板也要重新上起，累得衰弱的心直跳動。五婆一蹣腳邊拖著裏腳便跑去開街門，沒有工夫來顧及牠的羈絆。

遠遠的街上開烘烘地像起了火一樣。只聽見雜選的人聲的吶喊，和連續而起的砰砰碰碰的敲門的聲音。在這些聲浪之中，偶爾飄動一聲凄厲的子彈的長鳴。

五公搬了一塊大石頭來抵住街門，深深地自怨著往日五婆勸他做一根門門而他拒絕了的過失，那時覺得浪費，此刻反而迫切地需要起來了。一塊石頭搬得他直喘氣，躺在地上像一條剛犁過田以後的老牛。

『給老子開門呀！』

『有錢的拿錢來，好打發老子們走路！』

『滾你媽的三十三，你敢頂嘴！』

這些刺耳的，強硬的話語由遠而近了，在空氣中一度波動之後，緩着便是沉重的步伐聲。

五婆早已經逃到帳子裏去了，用被窩緊緊地裹着自己。雄雞慌張地在天井裏大聲叫着，狗也汪汪狂吠，這些更擾亂了人的安定的心。

終於一切又歸於沉靜了，沉靜中有微風帶來一兩聲低泣。

華五公的美麗的夢像一個五光十色的大肚子泡被吹破了！這一清早縣城完全陷在一種紊亂的態度之中。恒娃子倒是小孩口內出真言，錢莊和綢緞舖沒有一家幸免。後者貨物上的損失并不算很大，歇幾個星期也許又可以復業。華五公沒有一個大錢的損失，但是他的心頭的苦悶是無人得知的。草鞋在舖子裏掛着遭灰，像走馬燈似的亂轉。一天頂多賣出兩三雙去，而且只能按成本出售，灰多了的別人還不要。借的款子連本帶利幾天有人來舖子坐索。街坊隣舍罵華五公是老糊塗，老顛倒的人真不少，連華五婆都在內。